

帝都余晖

——1920年代末的北京

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谢 非

1920年代末的北京城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20世纪初中国的一系列革新与革命运动已经昭示了传统的远去，走向世界、竭力西化成为历史的趋势。北京这个六朝古都、七百年的天子之城早在十数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就被这个国家南方的年轻激进理想主义者们目为专制的渊藪、腐朽的巢穴，往日里她那巍峨的城墙、神圣的宫殿、如棋盘般方正严整的城市布局都失去了传统视界中的迷人魅力，反而成为腐败的坟墓，为新一代知识精英们所切齿痛恨。他们在永远地结束了中国王朝政治的同时也毅然抛弃了这座七百年的都城，将新生共和国的首都选在了遥远的南方——长江之畔的南京。北京国都的地位随着中国最后的皇帝一同退位，留下的只有各种旧时代的印记：充斥在城中各个角落里的满清遗老遗少、八旗子弟，还有老城的各种旧式习俗、传统观念。这座宏伟的城市眼见就要作为旧时代的陪葬品与专制帝王一同被新一代的中国人所遗忘。遥远的南方已兴起了一座座现代化的都市：南京、武汉、上海、广州……，还有那些精致优美、清新隽永的江南小城，甚至近在咫尺、一向只是作为拱卫京师的附庸之城——天津——也以她各种新式的建设赶超了北京的锋芒。总之，从清王朝谢幕之后，北京就已经沦落。

尽管在曲折的历史中，北京在中华民国的前十七年中依然是全国的首都，但由于中国的后人一回忆这十七年便总是耻辱的历史，使北京最后的都城岁月多为历史学家和民众们加注了混乱、野蛮、落后的标签。在这十七年间，一个势力渗透了大半个中国、在后世臭名昭著的军人集团——北洋军阀主政中国。这个集团的创始人、军阀们的总头目袁世凯在民国初年做了一场皇帝的美梦，将北京作为他复辟的帝都，然而只有短短 83 天就遭到惨痛的失败，袁世凯本人也在失势不久后郁郁而终。随后，北洋军阀内乱，有了著名的“府院之争”。“辫子军”将领张勋在混乱中率领部队开进这座城市，又一次复辟了皇帝，只是他不是像自己的老统帅一样自己做皇帝，而是请出了早已退位的清朝皇帝，但他的事业仅仅维持了 14 天，比袁世凯更要短暂。往日皇宫的辉煌、帝王的威仪只如昙花一现，好像瞬间灿烂的烟花，霎时光亮耀眼，很快就归于沉寂。在此后的十二年中北京仍然维持着首都的地位，但这只是一种苟延残喘的荣耀，她已经实质上失去了过去七百年间全国中心的地位。当年袁世凯手下的将领们将北京作为他们政治豪赌的牌桌，总统府里频繁地变更着大总统，政府里走马灯似地

变换着内阁，此时北京这个所谓的“首都”已经不是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而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领奖台或傀儡木偶的舞台，真正发号施令的人在远离北京的各个地方，他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北京只是他们在明争暗斗中实力此消彼长的反映。北京早已失去了往日里王朝中心的威严。但作为一场又一场大戏的舞台，她依然有趣热闹，仍然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这里的文化从那时起有了“京派”之称，以区别于南方迥然不同的“海派”，鲁迅先生称“京派”是“官的帮闲”，充分显示出北京在当时那种尴尬而有趣的地位。

这里也曾一度有过文化的辉煌，新文化运动从这里开始，五四运动在这座城市爆发，这里有全国著名的大学，无数文化精英云集于此，但大部分精英们倾注热情的是对传统的批判、是和这个古老国家的过去决裂。他们居住在这座古老的城市，却在一点点拆弃着她的城墙宫殿，很少有人还喜欢她所秉承的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南方的中国继承了当年推翻清朝那些热血青年的面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事物由沿海都市向内地扩展，继承革命衣钵的志士仁人们将南方长期作为与北方军阀对抗的大本营，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在长江、珠江流域广为传播，富庶的现代化工业在南方蓬勃展开，一切似乎都宣告了南方终究要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进步的力量。终于，在 1920 年代中期，不仅经济和文化风气，政治及军事实力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南北方实力有所逆转：三民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两种试图以西方理论救助中国的理想主义派别的精英人士们携手合作，共同掀起了向北方进军的浩大运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中国这片古老、广阔的土地上那些如一盘散沙的人众受到一个统一目标的鼓舞，北方的军阀及其象征——北京政府——成为全国人民一致声讨的众矢之的。1924 年，清亡 13 年之后，最后的小皇帝和小朝廷终于被赶出了皇宫，几乎与此同时，南方的军队势如破竹，政治宣传的攻势更如水面的涟漪飞速扩展，只经过短短两年，当年袁世凯手下的那些将军们在长江、华北、西北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最后的残部最终放弃了他们华丽的舞台北京，逃到了山海关外荒凉的东三省。1928 年 6 月，南方政府的军队占领了北京，不久之后退据关外的最后一部北洋军宣布投降，统治中国长达十七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彻底覆灭。南方革命党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十七年前他们就将北京这个最后的帝都看作最终的敌人，现在这座城市终于被征服。就像六百多年前的征服者朱元璋一样，他们不仅废弃了北京首都的地位，而且让“北京”的名称成为了历史，从此“北京”改叫“北平”，意为征服者的平定。北洋政府的旧总统府被改为公共图书馆，当年不可一世的大总统官邸则对民众开放，任是贩夫走卒、游民乞丐都可到此地一游，当年的皇宫紫禁城也成为博物馆和公园，皇家的各种威严与特权荡然无存。

如果说民国初年即 1910 年代的北京就像死而不僵的专制王朝一样，在共和时代建立伊始仍然绽放着回光返照的灿烂光辉，那么在进入 1920 年代之后北京的衰落就像扩散的病毒一样逐渐侵蚀着那最后的辉煌。在作为首都的最后几年中，北京更像一个舞台布景。这时的中国处在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就像刮起了一场漫长的台风，百姓们随风飘泊、流离失所，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北京却显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这座因渐渐衰落而褪去了金碧辉煌的古都，在灰暗中保持着沉寂、稳定、安宁。虽然走马灯似地更换着总统和内阁，但自从 1900 年庚子事变以来，北京从未经历过战祸，就像北京土生土长最著名的作家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近八十岁的祁老太爷所说：“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

20 年代的北京一直处于不断衰落中，宫殿失修、城墙颓败，市政建设极为落后。在上海、南京甚至临近的天津，城区早已铺满水门汀马路，路灯和五彩霓虹灯在夜空下闪烁，汽车满街奔跑。而北京的大部分道路还是传统的土马路，交通主要靠人力车和骆驼，这个古老的城市已经落后于时代。20 年代前期还或多或少保有一些首都的体面，但到后期随着各派军阀势力斗争的白热化以及国家中心的逐渐南移，北洋政府已经无暇顾及北京这块舞台幕布的质量，这就使北京陷入更为迅速的衰落中，1928 年的鼎革之变更是一记沉痛的重击，使这座已经被病毒侵袭的城市快速走向了彻底的衰败。当国民政府的首都定在南京的时候，这座北方的古老都城就遭到了无情的遗弃：外国使节开始迁往南方，连那些坚守着高等学府的文化精英们也在 1927-28 年间北洋军阀垂死挣扎做困兽斗的混乱时局里相继南下去了上海，所有大人物们都抛弃了北京，她只被作为一座铭刻征服者胜利的记功碑保留在华北平原上，任凭古老城墙的砖瓦被抽去建窝棚，任凭往日华丽的宫殿里荒草丛生。远在南京的国家领袖蒋介石甚至都不屑于派遣嫡系部队驻守这里。

1920 年代的北京正是处于这样的境地，高不成、低不就，她已经落后于时代，几乎被这个国家忘却，但又顽固地维系着她六朝帝都的矜持与骄傲，就像那些家道衰落的前朝遗老一样，在消沉中把持着倔强的尊严，在历经离乱后修炼成了静如止水的平淡心态。这个时候的北京（北平）城，虽然在发展上停滞不前，但她的上百万居民仍然日复一日平静地生活着。从他们的安宁、自足、洒脱中我们能看到七百年帝都深厚传统累积的强大惯性，在喧嚣变乱、日新月异的民国中，古老帝都的百姓们仍然做着香甜安详的旧时梦。这梦被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鄙夷唾弃，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学习西方、全力进行西化改革才能挽救衰落的中国，可正当这些中国的精英们醉心于西方的种种学说时，殊不知 1920 年代的欧洲，由于刚刚经历

过惨痛的“一战”，面对科技文明制造的人间地狱，他们的文化精英们反而在从东方文化中寻求慰藉和出路：印度哲学受到重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被深入研究。这是历史的玩笑还是东西方的隔阂？不管怎么说，那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就像如今的西藏、尼泊尔，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国度，她确实落后、贫穷，那里的大部分人仍然以前现代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可是他们也有无欲无求、知足常乐的一面，他们在过着一种原始的快乐生活，这是在工业文明中迷失的欧洲人既羡慕又无法体会的。

本书的这些照片就是一位来自欧洲工业文明世界的专业摄影师在中国长达 14 年的客居生活中拍摄的，作品的视角反映了当时西方世界对这个神秘国度普遍的好奇心理，又因为拍摄者是专业的摄影师，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随意拍摄的游客，每张照片都是经过精心考量的作品，它们的取景、构图、光线、角度都别具匠心，具备了精致的艺术水准，从这些照片的人和景中我们能体味到 1920 年代北京（北平）城在特别的境地中所呈现的特有氛围：麻木蒙昧但又与世无争的自足安乐，艰苦简陋却又自得其乐的甘苦人生，简单守旧而又纷纭多彩的世间百态，在一成不变、因循传统中缓慢流逝的悠悠岁月，好似一片方外之地，却又正是位于动荡东方大地的漩涡中心，她的四周布满变革的激流，唯有这座城处在凝滞的平静中，无喜无忧、安然超脱，在昏黄的夕晖中心怀坦荡地诉说着辉煌的过往：

苍碧云飞，江山永岿。

皇威不再，锦焚玉隳。

时迁运去，民立心归。

风华余韵，帝都夕晖。